燕岩

熱河日記卷十六

幻戲記

朝日過光被四表牌樓〻下萬人簇圍市笑動地驀然見鬪死橫道者蔽扇促步而過從者後俄而追呼有怪事可觀余遥問謂何從者曰有人偷桃天上爲守者所撃塌然落地余叱爲怪駭不顧而去明日又行其地蓋天下奇伎淫巧雜劇皆赴千秋節待詔熱河日就牌樓演較百戲始知昨日從者所見乃幻術之一也蓋自上世有此能役使小鬼眩人之目故謂之幻也夏之時劉累擾龍以豢孔甲周穆王時有偃

師者墨翟君子也能飛木鳶後世如左慈費長房之
徒皆挾此術以游戲人間而燕齊迂恠之士談神仙
以誑惑世主者皆幻術當時未之能覺意者其術出
自西域故鳩摩羅什佛圖澄達摩尤其善幻者歟或
曰售此術以資生自在於王法之外而不見誅絶何
也余曰所以見中土之大也能恢恢焉并育故不為
治道之病若天子絜絜然與此輩較三尺竆追深究
則乃反隱約於幽僻罕覩之地睎出而衒耀之其為
天下患大矣故日令人以戲觀之雖婦人孺子知其
為幻術而無足以驚心駭目此王者所以御世之術
也哉遂記其所觀諸幻共二十則將以示吾東之未

見此戲者
幻者盥手悅淨整容四顧鼓掌翻覆遍示衆人乃以
左手拇指合其食指摩如丸藥如蠶蟲忽萌微物
僅如粟子連摩漸大漸如菉豆漸如櫻桃漸如檳榔
漸如雞卵則以兩掌疾相摩轉益團益大微黃淡白
如鵝卵大纔過鵝卵其大不漸倏如西果幻者雙跪
其脊漸仰摩團益疾如抱腰鼓臂苦乃止按置桌上
其體正圓其色正黃其大如盎可盛五斗重不可擧
堅不可破非石非鐵非木非革非土團成不可名狀
無臭無香混沌帝江幻者徐起鼓掌四顧復按其物
柔團溫摩物軟手媚輕輕如泡漸縮漸消指顧之間

還入掌裡復以兩指摩〻一彈即無有物
幻者使人剉紙裁卷大桶汲水納紙桶中手攪其紙如澣濯衣紙解淋混如土入水遍招衆人臨觀桶中紙水泥濃可謂寒心于時幻者鼓掌一笑卷其雙袖攄桶撈紙兩手汲引如繭抽絲紙乃相紉如初剉時無有續痕誰為粘之其廣如帶裁十百丈盘委地上風動翻颭更觀桶中澄清無滓如汲新水
幻者負柱而立使人反接其手縛其兩拇柱在臂間兩拇青黑痛不可忍衆人環着莫不酸悲於焉幻者離柱而立手在胷前其縛如故未嘗解脫指血會腫色益黑紫不忍苛痛衆乃解繩血氣漸通繩迹猶紅

我人驛夫注目諦視心中自恕義形于色鼓囊出錢大呼幻者先給與錢要再細觀幻者稱冤我不汝愚汝不我信任汝縛我驛夫發憤捉棄其繩自解鞭條含口棄之乃執幻者背負其柱反接縛之比初益急幻者哀號痛楚入骨落淚如荳驛夫大笑觀者益衆未見脫時已自離柱縛竟不解以示神通如此三次無可柰何

幻者以水晶圓珠二枚置桌上珠比鷄子差小乃持一枚張口納之喉窄珠大未可吞下吐出其珠還置桌上復於筐裡出兩鷄子瞋目延頸乃吞一卵如雞飲蚓如蛇吞蟾卵滯項中如附癭瘤復吞一卵果梗

其喉嚧噫哇歙項赤筋立幻者悔恨如不欲生乃以竹箸搠刺其咽箸折落地無可奈何張口示人喉露小白扣脊搥項回塞煩冤小技浮誇嗚呼死矣幻者默聽若聾耳朶傾耳似爬如有所疑以禁指尖蜜其耳孔引出白物果是雞子于是幻者右手持卵遍示衆人納于左目拔出右耳納于右目拔出左耳納于鼻竅拔出腦後項邊一卵終猶滯在

幻者以白土一塊畫地為一大圈衆人環坐圈外幻者于時脫帽解衣以砂礪劍叢出光色揷于地上覆以竹箸搠刺項上欲破雞卵據地一嘔卵竟不出乃拔其劍左揮右旋右揮左旋仰空一擲承劍以掌又

一高擲張口向天釼頭直落揷入口中于時衆人変色齋起錯愕無言幻者仰面垂其兩手挺〻久立不瞬雙目直視青天須叓呑釼如倒瓶飲頸腹相應如蠕懐忽釼環掛齒不没唯靶幻者四據以柄築地齒環相格閙〻有聲又復起立拳擊柄頭一手捫腹一手握柄亂攪腹中釼行皮間如筆畫紙衆人寒心不忍正視小兒怖啼背立顛仆于是幻者鼓掌四顧毅然正立乃徐拔釼雙手捧持遍向衆人直前為壽釼尖血滴熖氣蒸〻

幻者剪紙如蝶翅為栽十尺擦在掌中誘衆中一小兒圞目張口幻者以掌掩口兒頻足啼哭幻者笑而

放手兒且啼且哇綠蛙跳出連吐數十蛙皆跳躍地
上
幻者淨拭桌面振拂紅毡鋪桌上四顧鼓掌遍示衆
人幻者緩步至桌前一手托定毡心一手拈起毡角
赤色一鳥呌一聲爵向南飛去又一撩揭東方青鳥
向東飛去納手毡底潛撈一雀色白咮丹兩足爬空
握幻者鬚幻者攬鬚則又啄幻者左目幻者捨鳥摩
目鳥向西飛去幻者憤歎又潛手執一黑雀將以與
人失手放之雀墮地宛轉桌下童子爭執雀〻決起
向北飛去幻者發憤撤去毡子無數鸜鵒一時飛起
鼓翅盤旋集于屋簷

幻者持小錫瓶右手酌水一椀注于瓶中欲灑瓶口幻者置椀桌上持竹箸衝瓶底瓶底水漏點滴良久淋漓如簷溜幻者仰吹瓶底漏水即止幻者向空側睨口中念呪水瀉瓶口數尺放瀉滿地幻者喝拜掬執水腰水中截縮入瓶中幻者復持其椀還斟瓶水多少如初而地上水跡如傾數罷

幻者出二金環置桌上遍招衆人視此金環規可二圍〻始無終團〻天成幻者于是開張两手各執一環回旋作舞向空飛環以環受環两環相連持此連環遍示衆人〻鑄無隙孰見連時幻者于是開張两手各執一環一離一合一連一斷〻〻之連之離之合

之
幻者鋪緙氍毹於桌上微揭氍毹一角拈出拳大紫
石以刀尖微刺之承盃石底燒酒細瀉滿盃則止衆
人爭出錢沽飲要飲史蒯公則石流史蒯公要飲佛
手露則石流佛手露要飲壯元紅則石流壯元紅史蒯公佛手露壯元紅皆酒名不專一惟求輒應一縷冽香落胃暈頰
連瀉数十盃忽失石所在幻者不驚不遑遑指白雲
曰石歸天上
幻者納手毡底摸出蘋果三枚蘋果即我国所称沙果中国所称沙果即我国林禽我国古無蘋果東平尉奉使時得接枝東還国中始盛而名則訛傳云連枝帶葉
者一枚持向我人請買我人掉頭不肯曰聞汝往日

常以馬矢戲人幻者笑而不辨于是衆人爭沽啖之
我人始乃請沽幻者始蘄久乃拈出一枚與之我人
一噓即哇馬矢滿口一市皆笑
幻者以針一握納口吞之不癢不痛言笑平常噉飯
啜茶徐起捫腹乃以紅絲摩納耳孔靜立良久嚏咳
數度捏鼻出涕以帨拭鼻納指鼻竅若挟鼻毛須臾
紅絲少見鼻竅幻者以爪鑷抽其端絲出尺餘忽有
一針卧度鼻竅貫絲嫋嫋抽絲益長百十千針皆貫
一絲或有飯顆黏刺針端
幻者出白色椀子覆于衆人置諸地上即無有物幻
者四顧鼓掌示衆持一楪子覆諸椀口四向唱詞良

久閒視有銀五片形如白蘋幻者四顧鼓掌示衆復
以楪子覆椀如初向空側睨喝聲若罵良久閒視銀
化為錢厥數亦五
幻者以銀杏一盤置地上以一大盆覆之向空念呪
良久開視不見銀杏盡是山查復覆其盆向空念呪
良久閒視不見山查盡是荳蔻復覆其盆向空念呪
良久開視不見荳蔻盡是丹柰復覆其盆向空念呪
良久閒視不見丹柰盡是念珠旃檀刻成盡像布袋
一〻含笑箇〻胖腴一串百八無始無終雖有巧曆
從何數起于時幻者四顧鼓掌遍招衆人詩示妙術
復覆其盆翻置地上盆下盤上側目喝拜若有所怒

良久閒視無一念珠清水潋灎一雙金鮒活潑盃中
呷水吐泥一躍一泳
幻者置畫甆盘徑尺有咫者五枚于桌上復以細竹
數十枚置桌下竹大小長短比箭皆削其端令銳之
乃持一竹置盤其端捏竹旋之不傾不欹若旋少緩
則更以手擊之令疾盤急於回旋不念危墮盘若少
欹則更以竹激而騰之盘離竿頭尺餘安下正中四
回旋〻幻者乃揷之右脚靴中而盘自回〻又以一
竿旋盘如初揷左靴中又以一竿旋盘揷右領又以
一竿旋盘揷左領復以一竿置盘其端搖之激之旋
旋回〻以手擊之錚〻有聲于時幻者以竹揷竹次

次續之盘重竿長竿腰自彎全忽落碎回旋不止竿至十餘續則高出屋上于時幻者徐拔前所揷竿盘次第與傍人還置桌上于是幻者口含一竿如橫烟竹以其高竿立之所含竹端垂其兩手挺〻久立于時衆人莫不骨酸非為愛盘實所目擊危哉危哉一瞥風動竿果中折于是衆人一齊驚讙幻者亦動疾走承盘更一高擲盘飛百尺于時幻者顧眄四衆意思安閑輕〻受盘不矜不誇旁若無人

幻者置稻穀四五斗於前兩手爭掬如嗜芻豢須臾盡啖地面如舐于時幻者據地吐糠涎團成塊糠盡煙繼籠冪脣齒以手拭鬚索水漱口烟竟不止扣胷

摸脣不耐煩燥連飲數椀煙勢彌熾張口一喀赤火塞口以箸挾出半炭半燒

幻者以金葫蘆置桌上又出綠銅花瓶插孔雀羽須臾失金葫蘆所在幻者指衆中一人曰這位老爺藏弆其人怒形于色曰那得無禮幻者笑曰真是老爺欺負葫蘆在老爺懷中其人大怒口中且罵一振其衣忽自懷中鏗然墮地一市齊笑其人默然久之立人背後

幻者淨拭桌面陳列畫書小爐爇香白琉璃盤盛桃三枚桃皆椀兒大桌前置碁局及白黑子筒設茵鋪席端方雅魚暫施帷幕於桌須臾撤之有珠冠荷衣

者有霞袂雲履者有衣葉跣足者或對坐擺局或柱
杖旁立或支頤坐睡皆美須髯形皃古奇盎中三桃
忽連枝帶葉枝頭開花珠冠者摘桃一枚相與啖之
出其核種之地中又食他桃未半地中桃子已長數
尺開花結子對局者奄然斑白俄而皤雪

○幻者置大玻璃鏡于桌上設架立之于時幻者遍招
衆人開視此鏡重樓複殿窈窕丹青有大官人手執
蠅拂循欄徐行佳人美女四〻三〻或擎寶刀或奉
金壺或吹鳳笙或踢繡毬明璫雲鬟妙麗無雙堂中
百物種〻寶玩真是世間極貴富者于是衆人莫不
羨悅耽嗜爭玩忘此爲鏡直欲鑽入于是幻者麾衆

喝退即掩鏡扉不令久視幻者閑步四向唱詞又開
其鏡招衆來視殿閣寂莫樓榭荒涼日月幾何寶女
何去有一瞎人側卧床上傍無一物以手撑耳顶门
出氣裊〻如煙本纖末圓形如垂乳鍾馗嫁妹鵂鶹
娶婦柳鬼前導蝙蝠執幟乘此顶氣騰空游霧睡者
乍伸欲寤還寢俄然兩腿化爲雙輪而其輻軸猶然
未成于是觀者莫不寒心掩鏡背走世界夢幻本自
如此猶於鏡裡炎涼頓殊一切世間種〻萬事朝榮
暮枯昨富今貧俄壯倏老夢中說夢方死方生何有
何亡孰真孰假寄語世間善心善男菩薩兄弟幻界
夢身泥金電帛結大因緣隨氣暫住頗準是鏡莫爲

熱進莫為寒退齋施錢陌濟此貧乏
幻者置一大盆于桌上以帨拭淨覆以紅氈若將有
所為術也周旋之際懷中一盘錚然墜地赤棗迸散
衆人齊笑幻者亦笑収藏器什因為罷戲非不能也
日暮將罷故為破綻以示衆人本此假者
是日鴻臚寺少卿趙光連聯椅観幻余謂趙卿曰
目不能辨是非察真僞則雖謂之無目可也然常
為幻者所眩則是目未甞非妄而視之明反為之
祟也趙卿曰雖有善幻難眩瞽者目果常乎哉余
曰獘邦有徐花潭先生出遇泣于道者曰爾奚泣
對曰我三歲而盲今四十年矣前日行則寄視于

足執則寄視於手聽聲音而辨誰某則寄視於耳
嗅臭香而察何物則寄視於鼻人有兩目而吾手
足鼻耳充非目也亦奚特手足鼻耳目之早晏晝
以倦視物之形色夜而夢視無所障礙未曾疑亂
今行道中兩目忽清翳膜自開天地寥廓山川紛
欝萬物礙目群疑塞胷手足鼻耳顛倒錯謬皆失
故常渺然忘家無以自還是以泣爾先生曰爾問
衛相〻應自知曰我眼既明用相何地先生曰還
閉爾眼立地汝家由是論之目之不可恃其明也
如此今日觀幻非幻者能眩之實觀者自眩爾趙
卿曰然世言飛燕太瘦玉環太肥亢言太者已甚

之辭也既論其肥瘦而輕加以已甚之辭則已非絶世之佳人彼二帝之目獨眩于肥瘦之間世之死光明眼真正見久矣太伯之文身採藥幻以孝者也豫讓之漆身呑炭幻以義者也紀信之黄屋左纛幻以忠者也沛公其幻也幟張良其幻也石田單以牛初平以羊趙高以鹿黄覇以雀孟嘗君以鷄蚩尤之幻銅頭鐵額諸葛之幻木牛流馬王莽之金縢請命幻之未成也曹操之銅雀分香幻之破綻也禄山之赤心盧杞之藍面皆幻之拙者也自古婦人尤能善幻如褒姒之於烽也驪姬之於蠭也然聖人神道設教上有然者愚雖未敢致

疑於階草之指佞庭鳳之儀韶而亦未能盡信於負舟之黃龍流屋之赤烏自古神聖愚凡莫不有一番不可知之事或有嗜瘡痂者或有好驢鳴者雖謂之幻可也雖謂之性亦可也幻之為術也雖千變萬化無足畏者天下有可畏之幻大姦之似忠也鄉愿之類德也余曰胡廣之三公幻以中庸馮道之五代幻以明哲而笑中之有刀酷於口裏之吞劒耶相與大笑而起

熱河日記卷十七

避暑錄

避暑錄者余遊避暑山莊所錄也熱河有三十六景康熙逈景置殿閣一曰煙波致爽一曰芝逕雲隄一曰無暑清涼一曰延薰山館一曰水芳巖秀一曰萬壑松風一曰松鶴清越一曰雲山勝地一曰四面雲山一曰北枕雙峰一曰西嶺晨霞一曰錘峯落照一曰南山積雪一曰梨花伴月一曰曲水荷香一曰風泉清聽一曰濠濮間想一曰天宇咸暢一曰暖溜暄波一曰泉源石壁一曰青楓綠嶼一曰鶯囀喬木一

曰香遠益清一曰金蓮映日一曰遠近泉聲一曰雲帆月舫一曰芳渚臨流一曰雲容水態一曰澄泉繞石一曰澄波疊翠一曰石磯觀魚一曰鏡水雲岑一曰雙湖夾鏡一曰長虹飲練一曰甫田叢樾一曰水流雲在總名所居曰避暑山莊康熙自為記曰金山發脉暖溜分泉雲壑渟泓石潭青靄境廣草肥無傷田廬之害風清夏爽宜人調養之方朕數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麗西幸秦隴益明西土之殫陳北過龍沙東遊長白山川人物亦不能盡述皆吾之所不取惟茲熱河道近神京地闊荒野度高平遠近之差開自然峯嵐之勢依松為齋引水在亭皆非人力之所

能借芳甸而為助無刻桷丹楹之費喜林泉抱素之懷文禽戲綠水而不避麋鹿映夕陽而成羣鳶飛魚躍從天性之高下遠色紫氣開韶景之低昂此居避暑山莊之槩也康熙五十年六月下旬所書則康熙晩節多在熱河也時方仲秋而塞北暑氣猶蒸常著白苧單衫而向午揮汗每遊覽之暇移椅齋外大槐樹下以清暑三官所濟輙為錄之名之曰避暑錄

奇麗川滿人也性驕傲頗有藐視尹亨山之色亨山佯若不知容辭謙下尹長奇二十餘歲位亦差高而漢人既為羈旅之蹤則勢所使然麗川所居與余所寓對戶余欲往晤亨山則必經奇戶故必先歷奇尹

不解余意必踵余而至須臾起去告以他往奇笑而背指曰尹公之他尹公亦嘗背評曰鳩眼未化滿溪仇疾類此靡川嘗潛謂曰有一山東布司若之廉聲嘗出一對楊之衙门曰視民若子立法如山夜有續其下曰牛羊父母倉廪父母恭爲子藏而已矣寶藏興焉貨財興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意似指尹余偶一問尹曰公曾遊山東布司否尹公曰然及還中原談次問識奇則皆掉頭馮秉健奮然曰士大夫安知鞠子问亨山何如人皆欣然曰樂天一流人

光被四表牌樓南衚衕第二门首董氏宅有一门進清扁額康熈御筆又有今皇帝御書门額两世三孝

乃口外民家而天子前後駐蹕者三云康熙遊浙時召見山陰耆民王錫元等兄弟五人黃髮兒齒相扶相將賜宴于行宮長次同胎時年八十其次七十八次七十六次七十五〻人年共計三百八十九五人子若孫共計四十五人各賜緞錦御筆扁額一门仁瑞皇太子賜聯五枝錦樹榮今代百秩仙籌萃一门可見近世旌淑表異之典務過前代

北鎮廟庭古松皇帝自畫刻烏石坎置岩腹巖高僅丈餘明時名翠雲屏今皇帝又歸補天石題詩西傍曰鎮廟门西似蓋松半存枯幹半蘢葱凝神如見抱朴子畫貌嶄巖陳所翁立下忽疑晴與雨現前可憶

色兮空何當六月其根坐讀疏佇聽謖〻風署乾隆
宸翰甲戌東巡親祀北鎮禮成周覽廟中有古松已
枯其半槎枒如鐵石東榦鬱然蒼翠奇跂夭矯因立
樹下寫爲是畫九月廿四御筆印天地爲師皇帝書
畫俱工石傍又有三韓人金爵詩時登醫巫閭山頭
雲含滄桑望裡収石髮岩衣媼迹擾鳥鳴蟬噪帶人
幽凄空樹古龍飛去傍地花新鳳塁留北斗惟神天
一柱億年萬紀庇皇秋署咏公筆力甚拙或謂東人
金爵而殊不識遼東人亦稱三韓也顧亭林作宮卿
地名借用古號然亦多效之者且其詩雖淅〻上淅
東人口氣

蘭雪軒許氏詩載列朝詩集及明詩綜或名或号俱
以景樊載録余嘗著清脾録序詳辨之懋官之在燕
以示祝翰林德麟唐郎中樂宇潘舍人庭筠三人者
輪讀讃許云及余在此論詩綜闕謬因及許氏尹公
曰尤悔菴侗外國竹枝詞首著貴國其曰楊花渡口
杏花紅八道歌謡東國風最憶飛瓊女道士上梁曾
到廣寒宮注云閨秀許景樊後為女道士嘗作廣寒
宮白玉樓上樑文余詳辨其景樊之誣尹奇兩人俱
為分録收藏中州名士嘗又以此事為一番著書之
資大約閨中吟咏本非美事而以外國一女子芳播
中州可謂顯矣然吾東婦人未嘗以名與字見於本

國則蘭雪之號一猶過矣況乃認名景樊在〻見録
千載難洗可不為有才思閨彦之烱鑑也哉
諸幻中酒石最要若真有是石當為天下絶寶世傳
皇明天啓中倭攻琉球虜其王琉球太子載其國中
世寶將以贖父舟漂到濟州牧使某問舟中有何物
太子以酒泉石漫山帳對酒泉石形如瑪瑙中坎容
一盞以清水貯之卽変為美酒漫山帳以海蛛絲染
藥結造小張則可覆一屋大張可覆一山小而蚊蠅
大而蛇虺莫能入牧使請之不許則遂發卒圍船太
子以石帳投之海中牧使盡藉船中所載遂殺太子
太子臨死詠詩曰堯語難分桀服身臨刑何暇訴蒼

旻三良臨穴誰能贖二子乘舟賊不仁骨暴沙場纏
有草魂歸古國吊無親竹西樓下滔〻水遺恨分明
咽萬春此載李重熾擇里志牧使遺臺叅滅死長流
云余常疑此近齋東使此果真也牧使之罪雖肆市
難贖其子孫如何長享富貴琉球中山王尚寧屢以
書幣遣付年至使甲申以後不復通問惜今行未遇
海外諸使以非所見幻戲酒石觀之則琉球酒石亦
似幻術以閩人王三賓所言海蛛網席為真則湯山
帳理或無恠
熱河酒樓繁華不減皇京壁上多名人書画流霞亭
題功名富貴兩亡羊且盡生前酒一觴多種好花三

百本短籬風雨四時香又飲翠裘樓壁間所題墨痕猶濕額于敏中阿克敦筆問諸酒傭知此書主名否對俄有一客寫揭幾去不知書者姓名其詩致主初心陋漢唐暮年身計落農桑艸烟牛點西郊路又卧旗亭送夕陽兩詩不知何代誰作吟風一詠令人感慨俱書扇面歸問尹亭山則以名對而余又忘之尹卿問高麗朴寅亮於君為何余曰猶毛遂之與毛聃僕是土姓分為八望貫系各異不相為族亦不敢慟哭汾陽尹卿曰康熙中有朴雷字鳴夏朝鮮人今大清中外一家俱無青唇之嫌余問何為青唇之嫌也尹卿曰宋元豊中高麗使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

詩送之朴寅亮咨序有曰花面艶吹愧隣婦青唇之
動桑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有司劾中小官不當
私交外夷神宗問左右青唇何事皆莫能對乃問趙
元老元老對曰太平廣記有覩隣夫見婦吹火為詩
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烟裡面恰似霧中
花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耶夫曰君亦吹火我
當效之夫乃為詩云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腕斜遥看
烟裡面恰似鳩盘荼此出王闢之澠水燕談録云
余謂郝志亭曰將軍雖從弓馬出身掌故甚閑筆翰
流麗雖宿學耆儒當解與儔不審中州武將必須文
雅學問優長否抑亦將軍故是儒家淵源乃效定遠

勤銘吾志亭曰家世農家幸際聖代然隨陸絳灌之恨其來久矣如成者則所謂車載斗量曷足道哉如今太學士阿公 桂 如近古太學士舒公 赫德 皆能文致太平武遏亂畧富貴壽福則汾陽西平勤勞勳烈則裴晉文潞不如是未可以做文未可以做武如今四彝賓服風塵清謐如成者可謂一介腐武三十年來學六韜英名嘗濟預時髮胄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堂前昨夜秋風起墨靚盤花鷹戰袍此書翰作讀其詩想見其據鞍顧眄自古儒將如孫武吳起廉頗樂毅王翦趙充國班超沈慶之韓世忠皆致大耋余笑曰

沈慶之目不識字何謂儒將志亭亦笑曰沈公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當時已許其學問咸南宮左丘於詩画角聲傳卅木衰雲頭對起石门開朔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鴻無數來但使元戎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勳名峰上台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其將才可及詩才不可及

夕登豊润城有一美髯長者前揖自言姓名林皐浙江人求聞余姓名且驚且喜曰君豈非楚亭族親乎余亦驚喜問君何以知楚亭林皐曰前年朴楚亭與同國李烱菴共登文昌樓因宿同郡胡廻恒指城底一门曰這是胡宅闢上有楚亭筆遂同卞季涵鄭進

士丑入其中堂日已昏黑主人為張四燈照壁一讀
乃余家典洞時烱菴在余作也沉寥秋令樹先知任
忘暄涼故白痴壁靜萬蟲動自護籠壺一鳥慣相窺
抛他錢癖如將澆呼我書淫故不辭好事中州空艷
羨尭峰文筆阮亭詩聯白鷺紙二幅筆態流動一字
恰如兩堂大先是吾輩談說中原空費豔羨數年之
間取次一遊又況萬里異鄉如逢故人一面哉
琉璃廠中六一齋初遇俞黃圃世琦字式韓目清眉
秀髭其為潘庭筠李調元祝德麟郭執桓諸名士也
此諸人者有先余交游者故名芥牙頗若敖鬚眉及
與俞筆語之際為寫柳惠風送其叔父彈素詩佳菊

裒蘭映使車澹雲微雨九秋餘欲將尼語傍中土池坮何人更著書黃圃問池坮何人是誰余曰此用阮亭著池坮偶談載敝邦金清陰事也黃圃曰感舊集中有諱尚憲字叔度余曰是也澹雲微雨小姑祠佳菊裒蘭八月時是清陰作阮亭論詩絶句澹雲輕雨小姑祠菊蘭裒八月時記得朝鮮使臣語果然東國解聲詩惠風作此倣阮亭也黃圃曰惠風詩未易得果然東國解聲詩也願聞其他作余又寫着書淚下染千秋臨水騷人無限愁碣士編詩婳草〻分青全集若為求黃圃搖手筆指分青全集曰有禁鐵君祖系貴國人余問緣何有禁黃圃不答有箇詩人郭執

桓澹園連唱遍東韓至今三載無消息汾水悠悠入夢寒黃圃批之問郭是何地詩人余曰郭是太原人問師東望楊維棟何如人對皆不知問書肆中有新刻繪聲園集否卷首有師楊兩序亦有僕序黃圃即書繪聲園集四字送人文粹堂書肆扁額求之還言無有余問足下知潘庭筠學士否黃圃曰未嘗謦欬余問潘宅在宗人府間僻僕来時有言曰尋宗人府歷大门右轉其間僻乃潘宅云宗人府距此多少路黃圃問足下當知禮部有一客入座郎曰不必尋宗人府潘宅離此不遠楊梅書街段氏白膏藥鋪對门便是潘寓黃圃與客云云郎曰去歲秋間潘移寓於此先

生緣誰識他余曰敝邦洪大容乾隆丙戌隨貢使入都遇潘其後總有相交者僕雖未見神情默契潘工書畫嘗自寫桃柳題詩贈洪曰吾家西子湖邊樹淺碧深紅二月時如此江南歸不得輭塵如粉夢如絲黃圃大加墨圈曰願聞貴友洪秀才佳句余曰未嘗記惠風送彈素詩淺碧深紅二月時輭塵如粉夢如絲杭州舉子潘香祖可憐佳句似南施吾東藍慕中州名士如此黃圃復圈之曰潘誠名士然惠風示自大佳黃圃即收其紙納諸懷中曰僕方錄毬堂詩話幸得一段佳話同出門分袂黃圃指示曰此去楊梅書街路也段鋪牌畫大魚者是也

姜女廟在山海関外所謂望夫石也王建詩望夫處江悠〻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〻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世多望夫石一在太平一在武昌王建所詠非此石也今有行宮壯麗不減於鎮廟果親王金字柱聯振古名蹤乾隆八年十月皇帝題詩刻石曰凉風頹樹吼斜陽尚作悲聲吊乃郎千古無心誇節義一身有死為綱常由來此日稱姜女盡道當年哭杞梁長見秉彝公懿好訛傳是處也何妨石傍有小亭曰振衣亭大抵今清家世名筆而果親王尤善似勝於米元章

從使者入中國須有稱號譯官稱從事軍官稱裨將

閑遊如余者稱伴當國言蘇魚稱飯當飯與伴音同既濟鴨綠江則所謂伴當銀頂翠羽短袂輕裝道傍觀者指點輒稱蝦不識為何稱蝦而蓋似是武夫之別号也所過村傍小兒羣聚齊呼哥吾里來哥吾里來或隨馬尾爭唱聒噪哥吾里來者高麗來也余笑謂同行曰乃変三魚諸人问何謂三魚余曰在道稱伴當是蘇魚也渡江以来稱蝦々亦魚族也胡兒羣呼哥吾里是洪魚也人皆大笑因於馬上口号曰翠翎銀頂

千里遼陽遂使車一入中州三変号鯫生從古學虫魚

高麗本從高句驪立号去句省馬為山高水麗曰高麗則千字文中金生麗水之麗當

属去聲而中國人呼為平聲隋唐時高句麗皆呼高
麗高麗之号其來久矣李懋官嘗言高句麗始見於
漢書地理志而其先為金蛙東國方言稱蛙曰皆句
驪又曰王摩勾驪古人質直以君為名國号而乃
冒其姓為高勾麗此雖一時詼諧而頗有理説外國
方言頗多有聲無字中國人譯其音而字之如呼銀
為蒙古以好金為愛新覺羅呼壯士為曳落河者是
也

山西人郭執桓字封圭又字勤庭号曰半迂又号東
山亦稱繪聲園乾隆丙寅生能詩工書画家素封宅
枕帶山門當芦泉其父泰峰字青嶺号錦衲誥授中

憲大夫例者資政大夫錦衲日與沈德潛貫洛澤諸
名流倡酬其中封圭嘗介其同郡鄧汶軒師閔要滬
園八咏于東國名士滬園錦衲所居蓋為其父壽傳
也余為邇紅蓮綠石出東墻一樹梧桐窈窕堂傲骨
平生迎送嬾丈人惟拜暮山光 右來青閣 南院竟日
影婆娑耐可呼吾亦喚池作縐微風竟鷺去不禁撩
亂百東坡 右鑑影池 已觀微白臭端依欲辨臟神掩
兩廂獨有暗香侵夢冷羅浮明月美輝輝 右素心居
松覆深深卍字欄垂蘿敧石翠相攢一任西舫風吹
去盡夜寒聲瀉作灘 右松蔭亭 噀輕堪醒醉魂花天
裏行空翠鬢髮採蘂將尋劉阮去路迷廉閃赤城霞

右飛霞樓

花似將歸強挽賓囑他風雨反逢嗔自從洞裏修瓶史三百六句都是春 右留春洞

玉麈清宵獨上臺杞棚霜落雁流哀一聲劃裂秋雲盡萬里瑤空皓月來 右嘯月臺

花蕊夫人初入宮含羞將語臉先紅鸚哥舍利元非妙誰識阿難悟道功 右語花榭

封圭寄其所著續拜園集刻本一卷請余序之覩其集清虛灑脫類不火食者自弱冠時藉文緒業招延海內詞客為文酒之會楊維楨盧秉純之徒皆為序其懷津門西亭曰香散花殘小院秋西亭簷角月如鉤林來一雁橫空碧影下東南入海流其題袁耀山水小幅曰蟹舍漁灣水色明煙條露葉半陰晴雲間

天際孤帆遠寂寞斜陽一雁聲其有感曰濠梁月色
照清秋夢繞淮南芦荻洲雨暗楚原連浦靜風催古
木雜江流孤舟無倚乾坤闊隻影空持雲水浮最是
蕭條極目處迢遥萬里使人愁余嘗倘佯於金鰲玉
蝀之间而雨村李調元秋庫潘庭筠芷塘祝德麟諸
名流庶幾可遇耿郭氏執桓没已六年矣聞執桓死於乾隆乙
未八月云繪聲集當有更刻之本而求之廠中竟未得可
恨
尹卿出黑紙小箋画竹石乳金書綠竹瞻君子卷阿
矣德音揮毫閑便面握手得同心下方書尹嘉銓題
旹年七十

明詩綜載余五世祖錦陽君大同舘題屛一絶高句驪起漢鴻嘉宮殿遺墟草樹遮惆悵乙支文德死國亾非爲後庭花高句麗起非在鴻嘉乃漢元帝建昭二年成帝鴻嘉三年百濟太祖高温祚都稷山先祖偶失點檢而俞式韓球堂録引日知録用東史所證書大傳以辨此詩鴻嘉之誤中州之士勤於考據辨析以爲愽雅類多如此

長洲尤侗悔菴著外國竹枝詞首以我國其下百餘國民謡土產著其大槩而覩其所述朝鮮事尚多舛謬况四海外萬里之遠而無文字可以通其土俗哉其撰朝鮮曰高句驪降下句驪未若朝鮮古稱置千

里　王京陳百戲漢成猶見漢官儀注云古朝鮮并入高句驪隋征之不服貶爲下句驪　明洪武中入貢奉詔更號朝鮮以漢城爲　王京每詔使至雜陳百戲又曰長衫廣袖折風巾礁紙狼毫漢字真自序世家傳國遠尚書爲内九疇人又小兒八歲號黃昌舞劍能誅百濟王更唱嘉排會蘇曲朝來蠶績已盈筐注云新羅國黃昌郎八歲爲王往百濟舞劍于市王召入宮令舞因刺之七月望日王使王女率六部女子績於廣庭八月望日乃考其功負者設酒相與歌舞謂之嘉排一女起舞爲會蘇之曲後朝鮮破新羅擬爲黃昌會蘇二曲奇麗川出昭代叢書拈此相

示余謂尹亨山曰降號下句驪乃王莽事也尹曰朕
余曰自序世家句極謬箕氏朝鮮為衛滿所逐尹卿
曰此錯綜言東方三國時非專指貴國其曰傳國遠
者槩論國号朝鮮肇自箕聖所以賛美貴國之極致
大約此非佳作如痴人説夢隔靴爬癢余曰注云朝
鮮破新羅危殄敝邦承高麗高麗承新羅則安得破
五百年前新羅麗川大笑曰所謂乙丑甲子
余问尹卿曰當世詩人海内稽首者可得闻名歟尹
卿曰以四海之大固不乏鴻匠鈔才而敝年老斷置
人世事年少才子未能相識敝老友袁太史枚字子
才高蹈不羈之士也不樂仕宦放跡山水最工懷古

之作因高詠救句余未晚聽請書示其博浪城詩曰
真人採藥去蓬萊博浪沙連望海臺九鼎尚沈三户
起六王絕畢一椎來帝龍有氣黄金盡山鬼無拜白
璧哀大索十日還撒手如君終古儘奇才觀其詩可
占中原士大夫之心而亨山之獨詠此篇其意尤著
肰不諱於奇麗川何也

康熙戊午江右女子季文蘭為胡人所掠賣往瀋陽
到榛子店題詩壁上曰椎髻空憐昔日粧征帬換盡
越羅裳爺孃生死知何處痛哭春風上瀋陽下題奴
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今為王章京所買將
往瀋陽戊午正月廿一日洒淚拂壁書此惟望天下

有心人見此憐而見拯奴年今二十有一後六年癸
亥清城府院君金公錫胄使過此店録而歸後三十
餘年老稼齋金公昌業又過此店則壁間題墨猶有
存者今余後稼齋六十餘年而又過此店徘徊詠想
而壁上所題不可見矣余偶舉此詩語之奇豊額奇
潛然淚下問榛子店在於何處余曰在山海關外奇
即題一絶曰紅粧朝落鏁黃旗笳拍傷心第五詞天
下男兒無孟德千金誰贖蔡文姬
康熙山莊詩共三十六首皆陋拙無致蓋多勉強詠
哦以示素抱而群下必蒐羅群書以廣箋注如烟波
致爽曰山莊頻避暑靜默少喧譁此何足多費訓釋

而為注者引梁蕭統詩命駕出山莊劉禹錫詩綠蘿陰下有山莊戴叔倫詩並田棗徑往来頻孫逖詩地勝林亭好時清宴賞頻魏徵九成宮醴泉銘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宮梁簡文帝納涼詩避暑高梧側輕風時入襟白居易詩望春花景暖避暑竹風涼南史沈鱗士傳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人以為養身靜默所致皇甫曾詩艸長光風裡鶯啼靜默间何遜詩視聽絕喧譁此才兩句無不可解者安用許多箋注帝庸作歌亦安用許多出處朱子曰関々雎鳩出在何處

此可謂詩學之大成

街頭喧誦河间傳闺裡悲歌楊白華此佔俚腐剌舍

方知也舍方知者私賤也自幼爲女服傳粉脂學剪
製及長出入朝士家天順七年春憲府風聞遠訊其
素所私一尼〻曰陽道壯也令女醫班德捫之永順
君溥河城尉鄭顯祖雜驗之皆咄舌曰壯也當時中
朝亦先有此吳郡楊循吉蓬軒別記成化庚子京師
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
薦引以教刺繡見男子輙羞避夜與從教者寢處謹
鎖鑰人益信其嚴於自防庠生某慕之乃以厥妻詒
爲妹延寡至家潛戒其妻夜啓戶佯如厠生遽入滅
燭寡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縶送于官鞫
之姓桑名翀年二十四自幼縛足法司上其獄憲

宗以爲人妖置諸極典
望夫石千山范光遠題不見築城人但見貞女跡試
問萬里城何如一片石
康熙所刊全唐詩共一百二十卷最無所遺而唐玄
宗御製賜新羅景德王五言十韵詩不載集中三國
史新羅景德王十五年春二月王聞玄宗在蜀遣使
入唐泝江至成都朝貢詔曰嘉新羅王歲修朝貢克
踐禮樂名義賜詩一首四維分景緯萬象含中樞玉
帛遍天下梯航歸上都緬懷阻青陸歲月勤黃圖漫
漫窮地陰蒼〻連海隅興言名義國豈謂山河殊使
去傳風教人來習典謨衣冠知奉禮忠信識尊儒誠

矣天其鑒賢哉德不孤擁旌同作牧厚既比生蒭蓋
重青青之志風霜恒不渝宋宣和中高麗使臣金富儀
將刻本示館伴學士李邴邴上之帝徽宗因宣示兩
府及諸學士訖傳宣曰進奉侍郎所上詩真明皇書
嘉歎不已此詩既入中國已經道君睿賞而後世錄
唐詩者并未見收始知前代隱文非耳目所可窮而
海外偏邦之士反或有闡幽之功豈非吾輩之厚幸
也

吳中自古浮誕輕詭然率能工文章善書畫類多名
士而中原人士皆惡之目裨販駔儈則稱杭州風蓋
吳人多狡儈之術也錢塘田汝成委巷叢談曰杭俗

浮誕輕譽而苟毀道聽塗說無復裁量如其所有異
物甚家有異事一人唱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若
目覩譬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形不可蹤蹟故諺云
杭州風會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云杭州風一把葱
花簇簇裹頭空又其俗喜作僞以邀利目前而不顧
身後如酒攙灰雞塞沙鵝竿吹氣魚肉貫水織作刷
油粉自宋時已然余讀奇貴州陸飛書函之工奇曰
這是凢虫蓋亦杭州風之謂也杭人之憎疾南士類
此

崔杜機 成大 梨花菴老僧歌云吳王看戲泣椎結錢
叟為僧托缽筆我東先輩每於中州事卒因風聞而

不詳實蹟所謂吳王者吳三桂也錢叟者錢謙益也謙益三桂俱以降虜白頭無聊一則雖托義擧而大号先僭一則寓意著書而大鄙已甚雖欲巧逃後世之誅駈人孰信之吾東諺凡事物之黙昧者稱矇朧春秋東人喜談春秋而矇朧若是類者多豈不為滿人之所笑乎

宋徽宗大觀中葉夢得館伴高麗使臣故事使人到闕不過月餘即遣還徽宗欲使覩殿試新榜及上池遂留幾七十日使者頗修謹詳雅葉餞行至占雲館而別其副使韓皦如贈葉玉帶云此唐古物其家世傳為寶自於笏上書示一詩云泣涕汍瀾欲別離此

生無復再來期謾將寶帶陳深意莫忘思人見物時

葉以麗使故事無解撓例力辭之稱其詩雖朴拙而可見其意云

雍正初勅使書山題浮碧樓曰風物獨依舊山河猶帶着書山滿人也忽作思漢語何也

曩時商船漂到甕津船中有能詩者以一律呈水使曰故國誰憐鍾簴變殊方還愧姓名通千秋周顗新亭淚空灑滄溟水不窮惜未得其全篇而詩人姓名亦無傳

石林詩話（葉夢得着）曰高麗自太宗朝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問其復朝之意

云其國與契丹為隣不堪誅求國主王徽 文宗 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室之盛覺而慕之乃為詩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裡可惜深宮滴漏殘

錢受之所云國內無戈坐一人郎金慕齋作也見本集受之之跋皇華集舉此以譏之然其實華鴻山察須 詔時所作偶也如廣野無邊水長天一點鴻野字寫得廣天字寫得長水字去傍為無邊點字打批為一點此所謂二字含意也故陪臣遠接龍灣必抄選詞學之士為從事以備應卒而 詔使在道必出此等意在困迫接伴當時接伴諸人亦必預習此等

遂以為例而非所樂為也受之為鴻山跋此集也沒其實狀而獨拈東人一句以為嗤笑至戒其勿與酬唱惡能服東人之心乎余舉此談之俞式韓式韓收納懷中如獲異寶

崔簡易三日浦詩晴峰六〻欲螺蛾白鳥雙〻羨鏡波三日仙遊猶不再十洲佳處始知多余嘗登四仙亭沈伯修書此詩刻揭亭上而此殊非佳作耳世傳簡易謁王弇州公務堆積如山十數吏迭奏文狀弇州凭案揮麈左酬右應題判如流衆筆齊舉須臾雲空更有十餘少年各呈所課或詩或文或小品書種弇州研朱點閱手不停筆簡易大驚服問侍者曰老

爺徃常如此否侍者曰今適坐間少閑耳老爺徃日
已得詩萬首著書千卷簡易默然心死神出所著文
請教弇州曰有意於作者但讀書不多聞見未廣可
歸讀昌黎文中獲麟解五百遍當識作文蹊徑耳簡
易大慙恨深諱見弇州一事而爲文務爲僻澁奇崛
者學李于鱗于鱗爲弇州所畏故欲以此雄壓耳
許筠之儐朱太史之蕃也問朱曾見弇州否朱曰曾
於癸巳春往太倉請益於弇州公時以南司寇致仕
貌不踰中人眼光如星築堂花園聚門徒飲酒賦詩
弇州日飮五六斗不醉有求詩文者令侍婢吹彈而
磨墨伸紙如有風雲鬼神又問弇州有畏憚否朱曰

公平生所畏服唯滄溟一人每覓句必先高詠于鱗
秦關詩曰蒼龍遠卧秦天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如何
不畏
沈汾續神仙傳云新羅賓貢進士金可紀爲仙云而
章孝標送金可紀歸新羅詩曰登唐科第語唐音望
日初生憶故林風高一葉飛魚背湖淨三山出海心
可紀之歸本國明矣續仙傳稱可紀居終南山午谷
後三年航海歸本國復來衣道服入終南務行陰德
唐太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明年
二月十五日當上昇矣宣宗異之賜宮女四人香藥
金綵又遣中使二人伏侍至其日果有五雲鸞鶴笙

簫金石羽蓋幡幢滿空昇鶴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嘆異韓無畏侍道錄云金可紀典崔承祐僧惠慈從申元之學道逢鍾離將軍地仙二百峕語似涉傳會

余友人羅杰仲興文章魁傑士也邃於易平生嗜鍾王書法遇赫蹏尺札則輒背作瘞鶴銘數字或紙不足而點畫拐勒無可施處則運筆歷紙坐席盡黑故若戶外有仲興履跡必先藏硯具然後乃方出延仲興入室必先左右顧盻苦覓紙筆眼中無見然後乃敘寒暄其任真如此歲丙申仲冬隨申中書狀思運入燕其時正使即錦城尉也禮士殊深奇羅跡跪為助

府九数谕任譯毋阻衙门然仲興天性真率所至多
見搪塞故不能恣意遊覽亦未得遇一中州名士云
其行余送之松京而其還傚華制造太平車載其妻
子入赤裳山中于今四年不見今余是行检箧中知
舊書札詩文藏之將仲興舊爲詩行草燗然遂入行
槖以示奇貴州奇大加稱賞曰蒼健沈欝其格力真
似老杜云其偶成曰山扉寥廓棄冠巾老去漸能幽
事親階除留對日華静空外翻過雲片新黄鳥忽來
啼緑樹斑花無救度青春知無一物違吾意不負皇
天長育辰又天外錦西山復山近來卜宅不離閑孤
峯晴石依空翠側徑幽花點細斑鳥避誤起沾雨過

蜂窺爭占飲香還興長日〻扶藜杖一望一吟閒旅
顏又戰經黑齒郡之東久任殊方事盡通峽曉雲移
幽洞翠洞曈日隱古城紅晩興早寢從他好短咏長
吟不自窮若道淹留無逸興何時得豁旅愁空其不
寐曰入夜喜看連峽雲遙空漸改赤紛〻對簷獨坐
息喧雀支枕乍眠還聚蚊峯樹溪沙漫欲數南箕北
斗自成文未憐愁劇添新病剩得詩如刺繡紋午枕
曰昏〻午睡困炎蒸萬事踈慵著不能未卷牀書窺
蠹燕常餘研墨飽青蠅客過小逕虛相向妻對荒畦
久欲憎忽得清光看月出錯疑赫日碾空昇貴州曰
固多名句而問不成律云蓋吾東音韻或與華音相

異故間有不合於律者耳

朴充金夷魚皆新羅人也入唐俱爲賓貢進士唐張喬有送金夷魚奉使歸本國詩曰渡海登仙籍還家備漢儀又張喬送朴充侍御歸海東詩云天涯離二紀闕下歷三朝中州人士與余初遇必先問航海程途下陸何方余對直由旱路起程自遼東入山海關抵皇京云爾則或有不信者誦渡海登仙籍爲證真以我東爲絕洋外國如琉球歐邏中州人有時鹵莽如此

李懋官在墨莊座徵詩潘秋庫墨莊翰林庶吉士李鼎元蜀綿州人秋庫潘庭筠號也潘曰吾前爲詩頗費思索苦困作詩故苦未

多比覽惲鐵簫寒柳册子王秋史題四時於後柳為明殷相國通樂園舊植感而有作云愁心都付畫工論淒絕長條夢水村海右亭荒名士散天涯木落廢園存半規殘月春留別一例斜陽暮斂魂六十年來看粉本墨香箋色又塵昏其二看遍東風牽地新蘸波吹絮搖情塵可憐碧葉吟蟬地不見紅欄繫馬人裊影驛樓傷老杜难悰门巷悵髯秦自注秦觀詞花下重门柳邊深巷鵲華山麓髡枝外只有明湖冷濯巾其三西人吟子一時稀減盡金城翠十圍緣岸臥枝欹暮雪入樓瞑色帶冬暉靜中黃葉無多響遠處昏鴉數點歸猶有沾泥閑恨在逢春莫更作團飛其四七十泉聲亂

石春兩株憔悴野霜濃前朝臺榭沙痕在晩歲關河樹影重偶為士流青眼放恰如女伎白頭逢桐花零落山薑老誰識王郎濯濯容此可見漢人之觸處興感以承亨山諸公莫不感傷揮淚

南藥泉勳以繡衣巡到星州夜閱本牧先生集得諸沫萬歷癸巳正月某日到任四月某日罷歸公未聞我東有諸姓頗怪之問於尹衡聖尹曰中原江浙間有諸氏沫之先當自中土東來壬辰之亂沫起義兵討倭所向克陷與郭再祐齊名云云此載藥泉集中以藥泉之博識猶不識百年內諸沫則其出於微賤可知雖立功如彼而名遂湮沒則安得不幽冤而為

寃䰟乎星州鄭錫儒未第時與本牧子弟同做功令
留銜〻後梅竹堂〻前又有支頤軒一日鄭獨步軒
中時月甚明忽有烏帽茁花者從篁竹間拂髯而来
曰我本州舊牧使諸沫也本国城縣民當壬辰之難
起兵討賊　朝廷特除星州牧使其能海砺營鼎津
迎敵無不摧破而文檄泯沒史乘無傳當時如鄭起
龍諸人皆我之褊裨耳仍扶腰間寶劒曰以此嘗斬
倭𢧐將顙上我〻有火紅跡髯張動自吟曰山長雲
共去天逈月同孤又言其墓在於恭原無子孫頹蕪
不治云倫然長揖而逝倏忽復入竹間既明共話此
事平日雖知先生素有諸沫嘗疑其不書姓亦不識

功烈之如此一朝得之莫不嗟異監司鄭益河问之致鄭錫儒詳问之方狀聞于 朝適罷官未果則遂閔恭原改封塋域爲置守冢二户恭倅魚史廸晝寢夢一官人來告吾墓在治所幾里某丘某坐之兆巡營當命修墓君其留意既覺而異之其夕閔到魚倅遂大爲修治云諸沫固村野生前不能識字故雖有殊蹟無以自著而其精魄鬱而不散顯靈如此又能咏詩可異也

辛評事慶衍年十二自白川上京路遇 明詔使驛子奪辛所騎辛窘甚步及天使晝停訴之天使異其姿貌玉潔指路上長丞曰爾能賦此當畀汝騎辛請

韻天使命韵云云辛即對曰楚伯千秋尚有靈渡江無面只存形當年恨失陰陵道長向行人指去程天使大驚嗟賞厚餉以文房諸珍此作以無名氏載録於明詩選光海時登茀官平安兵馬評事時西邊有事九渡晴川江仍卒于官甚著靈蹟其後數十年辛之友人某過辛于関西道中辛字呼道故如平昔遂托曰子孫貧甚吾有所遺物而不能傳之寶刀及玉圜一雙在屋梁上家人無知者君幸傳之售此二物當得善價友人大異之歸即語其子孫遂檢檢其屋果得刀及玉圜吾東路上每十里五里立木偶類將單形以記地名及程途象里俗号長丞如中国之長亭短亭故吾東詩人借用長亭或有誤認中国亭候如我国長丞或有誤認長亭為亭者

長陋甚余入中国道路立長亭題曰某地左右列短亭記東至某所幾里西至某所幾里今來熱河口外長亭多書汎字未知何称

辛丈敦復氏嘗為余言　中廟時南越年十九登第入文衡之薦而官止典籍自幼多異蹟每朝就學於塾師而多不至家人窺蹤之則路中徑入樹林中有一精舍主人清雅絕塵趍拜講質必日昃而歸家人詰之輒詭對後遂為修鍊之術及登第遭己卯士禍謫谷城縣仍止家焉一日送奴持書入智異山青鶴洞有彩宇極精麗有二人焉一雲冠紫衣一老釋終日對棋奴留一日受書而還奴始以仲春入山草樹方榮及出山乃見野中穫稻怪問之即九月初也

及趂卒年三十擧柩甚輕家人啓視之空棺也題其
内云滄海難尋舟去跡青山不見鶴飛痕村前耘田
者聞空裡樂聲仰見南趂騎馬冉冉在白雲中矣忠
州進士南大有其旁孫云

韓詩木石生妖處唐時蘇州僧義師見木刻佛軀輒
聚而焚之吾東楊州檜岩寺昔有木像大佛極著靈
異遠近僧俗奔走崇奉香火甚盛懶翁一朝以住持
往居此寺令衆僧曳出焚之衆皆驚懼苦諫懶翁皆
不聽使僧百餘用大絙呼邪推挽不動一毫懶翁怒
自以一手推之卽仆乃曳出寺外積薪而爇之臭穢
不堪盖有大蛇盤繆佛腹久而亦無灾患大約木舊

接神慶刹木像頗多他妖憑附所謂木石生妖處是也今日班禪所贈佛軀幾一尺似是刻木鍍金耳安知無妖怪憑附耶倉卒受此一行上下如沈手窘瓮罔知攸措余夜問逼處之策於正使則曰已令首譯造小櫃子余對曰善矣正使問所善何意曰此欲浮之江耳正使笑余亦笑蓋棄置沿道寺刹則恐為中國所怒以此入國當駭物情彼此交界順流而放之海莫如鴨綠江

鄭湖陰(士龍)平生豪侈方其年少以禮曹佐郎詣朴平城(元宗)平城時為首相坐別院溪邃處使侍婢數十引湖陰入湖陰踰歷重門處處彩閣曲曲紅欄平城地

坐池上盤松蔭下左右叉鬟皆曳綾繡迭進珍羞又
引女樂數隊竟日歡宴湖陰臨罷以公事進平城不
省曰老夫武人耳幸遭際風雲致身至此惟自娛樂
以答盛世君所持公事歸問本曹判書湖陰茫然自
失平生所羨慕拔至老蒼華此載余六世祖錦溪君
寄齋雜記世傳湖陰慕平城善為竊狐白裘手段嘗
為江原監司巡遊入金剛山夜宿正陽寺偷純金佛
遂大致富厚及既老甚悔之有詩云正陽寺裡燃燈
夜蘧瑗方知四十非余嘗遊正陽辟間果有此題今
三使所受金佛共三軀可得金數千兩若使湖陰當
之不必正陽覺非余語之副价如此相與大笑余又

曰今此佛像不幸木軀坡蘇而闡之廓如也若果金

身闡異之論合有商量相與絶倒

莊子曰絡馬首穿牛鼻牛之穿鼻古也東牛生七八

朔已穿鼻王荆公詩牛若不穿鼻豈肯推人磨推磨

猶然況駕車耕田乎自入柵至熱河一户所養牛不

下七八頭或多至三四十頭耕田駕車皆羈角而使

之無一穿鼻者牛皆絶大而家〻放牧一小兒能驅

數十牛肰不但不穿鼻亦不羈角中國馴御之術雖

非我國所及而其不穿鼻者亦有古今之異歟晉杜

預上疏有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駕至有

老不穿鼻者以此觀之中國古時供役則皆穿鼻

姜女廟柱聯丈丞相所題悲壯曰姜女未亡也千年
片石猶貞秦皇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筆奇崛果親
王允禮所題典麗曰柏葉從來嘗自苦梅花終古不
爲妍筆神化乾隆乙亥仲冬皇三子藤琴居士所題
酸寒曰松老頹垣見古祠崩城姜女事堪悲藁砧望
斷成奇鄣環佩空餘識舊姿石洒淚痕當日恨水流
嗚咽後人思振衣亭畔凄涼甚猶憶凝眸睇曼滋筆
敏妙芳流遼水乾隆皇帝御筆勁鄣凄風果親王所
書望夫石三字太原白輝所書
中國曰字入語我東曰語入字故中外之別在此何
則因語入字則語自語書自書如讀天字曰漢捺天

是字外更有一重難解之諺(說郛有鷄林類事天曰漢捺也)小兒既不識漢捺為何語則又安能知天乎鄭玄家婢揔能說詩為千載佳話然其實中國婦人孺子皆以文字為語故雖目不識丁而口能吐鳳經史子集乃其牙頰間恒談也我人初見中國孺子隔溪呼毋曰水深渡不得大驚以為中國五歲兒開口能詩此殊不肰是乃語也非有意成句也老稼齋遊千山有村嫗賣酒問路僻人稀有誰沽飲對曰花香蝶自来無許多轉折而辭明意暢自成韻語此無他因字入諺之妙證也余家小婢嘗至迷當將餅而獲他餌喜謝曰巴蜀示閔中此本紙牌行語婢本不識巴蜀閔中而但

認是為彼此無異則當矣始知華語非難而未必鄭
婢擅雅千古也
清脾錄李德懋著云三韓人遍踏中土者無如李益齋名齊
賢其所遊歷見於詩者若井陘豫讓橋黃河蜀道峨
眉孔明祠堂函谷關澠池二陵孟津比干墓金山寺
焦山多景樓姑蘇臺道場寺虎丘寺漂母墓涿郡白
溝鄴城覃懷王祥碑崤陵長安鄭莊公墓許文貞公
墓關龍逢墓望思臺武則天陵肅宗陵邠州涇州寶
陀窟月支使者獻馬其足跡所到皆偉壯有非東人
之所及其詩當為東方二千年來名家華艷昭雅快
脫三韓僻滯之習令世之人甚至有不識益齋之為

李齊賢顧君俠編元百家詩選而高麗人詩無一首與焉當時牧菴姚公及閻子靜張養浩輩皆推轂公詩而亦無一首入選是可怪也云云益齋墓在金川只錦里桃李村墓下卽益齋田宅曰其舊宅建書院俎豆之余燕巖別業距書院不十里而近余嘗一再至書院讀其遺集益信清脾錄所評為鐵論其思歸曰窮秋雨鎖青神樹落日雲橫白帝城其二陵早發曰雲迷柱史燒丹竈雪壓文王避雨陵其舟行峨眉曰雨催寒犢歸漁店波送輕鷗近客舟其多景樓曰風鐸夜喧潮入浦煙簑暝立雨侵樓其函谷關曰土囊納住黃河坼地軸句連白日西我東詩人用事率

皆借用而真能目覩足踏者惟益齋一人今余一出古北口而自多前人其視益齋真堪鈇鉞

感舊集載清陰先生詩王貽上先室鄒平張氏江南鎮江府推官萬鍾之女都察院左都御史謚忠定公延登之孫　崇禎末先生航海朝天路出濟南時張忠定罷官家食先生因萬鍾得見忠定一見傾倒爲留六日爲序先生朝天録一卷貽上所以熟聞先生者蓋因其妻家也其鈔載先生詩如三秋海岸初賓鴈五夜天文一客星橋石已從秦帝斷星槎猶許漢臣通五更殘月水城頭詠史何人獨艤舟不向東溟覓歸路還依北斗望神州南商北客簇沙頭西鷁青

簾幾處舟齊唱竹枝聯袂過滿城煙月似揚州皆貽上所稱清婉可誦者也貽上為海內詩宗而士大夫於貽上隻字片言如茶飯津津牙頰間故無不識清陰姓名者然先生亘古大鄙莫能知焉郝志亭成請得金叔度數篇佳作余曰僕原未有誦此來有清陰先生六代孫履度別章志亭大喜曰又是奇事余出示之志亭諷詠再三其後入錄其所鈔榕齋小史曰華山金履度朝鮮使臣金清陰尚憲六世孫也其奉別燕岩朝京原稿赴燕志亭改朝京曰四面燕山闊萬里秦城高中有垂鞭者白髮行邁勞其二耿介湛軒子倜儻燕岩叟海內知姓名高風續前後歲乾隆庚子五月

廿三日華山金履度題字季謹筆摹鍾王東國文章奇士也與其友人朴燕岩韓錫祜爲詩酒莫逆今歲仲春朴燕岩隨貢使朝京與余遊甚相善也於是潸華山贈行詩三章深得四牡皇華之遺意余録其二首云（原詩殊方知姓名高風繼前後志亭改録殊方爲海内繼字爲屬字）志亭又録燕巖之族孫南壽字山如號錦城美如冠玉云其贈行曰莫云頭已白天地忽無窮匹馬遼東野一鞭萬里風（錦城余貫籍也南壽印錦城朴南壽山如則志亭迺爲号）又録曰其邦之高士李在诚仲存号芝溪燕岩之婦弟也其贈行曰鴨緑衣帶水長城宿眷之（原稿燕城志亭改長城）悠々遠行客（原稿古來經遊者）歷々知是誰又十載岩棲

客晨裝告遠遊来生方冊裡今日帝王州又宿昔棠
蓬志滄溟鹿豕群猶被雙眼從可憶白頭紛又雨熱
關河漲雲蒸薊樹低請君慎行李去矣莫栖栖 原稿勉旃
慎行 從
又錄曰韓錫祜惠堂梁尚晦伯厚李行緯裕齋俱開
城人開城麗氏舊都其邦稱松京古開州舊號蜀莫
郡也有神嵩紫霞之勝文人韻士猶有乙支生鄭麟
趾之遺風焉聖朝文教覃被遐外云云惠堂送燕岩
朝京曰偶尓差方住着身一天之下海東濱如將遠
通看平等不出門時萬里人曉月依山硐戶明水蓮
花下鵲餘情黃鸝不識中州好啼作陽關惜別聲青

天盖野四周環漸失東南點ゝ山行到遼陽何所見
日輪回指海雲间常頠風漂萬里舟遍登天下有名
樓悠ゝ匹馬金臺路何似孤帆碧海秋長城自壞國
随之朝市人烟遂不移夫子廟庭周石鼓人间幾度
夕陽時其春院細雨曰露重梧先闭雷軽鳥不起嫩
草深起夢濃花恰欲痴玄蟻緣階滑青虫抱葉危水
立雙虹遠烟穿獨鳥遲悄ゝ孤客坐湛ゝ美人思伯
亭送燕岩朝京曰極目山河路一絲心如相約未相
随離迯更進一盃酒楊柳青ゝ斜日時李行綽濱海
行人信一鞭遼天六月雨長懸計程從此三千里借
问幾時可到燕中國人記載多此類非但原诗之多

爲點化其稱乙支生鄭麟趾遺風尤爲絶倒東方無
乙支生是乃乙支文德也乙鄭遠絶殺千年間而今
乃並稱者似是乙見隋書鄭摭麗史拔表而出之也
其録李謹謂與韓錫祜爲詩酒莫逆可勝捧腹非但
兩人不相識面雖同時而亦不識名字則安得爲詩
酒莫逆而况兩人平生不能飮酒乎余明日行李辞
發未得證謬

李紱穆堂集庚寅元朝早朝詩朝鮮内屬來王久肯
粧衣冠太俗生紗帽版袍春入貢海隅日出最昇平
朝日山莊门外見千官退朝黃帽蹄袖使人大慚而
我使衣冠可謂燁如仙人然街兒驚怪反謂場戲的

一樣悲夫

李益齋字仲思一號櫟翁慶州人十五登第忠宣王在元邸構萬卷堂不肯東還召益齋置府中與中州趙子昂元復初諸名流唱酬其奉使西蜀降香江南所至題詠膾炙人口及東歸相五王四為冢宰忠宣王之被讒竄吐蕃也萬里奔問忠憤藹然後封金海侯八十一卒謚文忠其詩華豔昭雅快袪東人僻滯之習其路上曰馬上行吟蜀道難今朝始復入秦關碧雲暮隔魚鳧水紅樹朝連鳥鼠山文字剩添千古恨利名誰博一身閑令人最憶安和路竹杖芒鞋自往還余燕巖後麓隔一嶺有安和寺舊基每詠公此

詩想云竹杖芒鞋往來是间而蜀道秦関魚凫鳥鼠
猶令人爽然自失今余是行又益齋之所未能到
宋元豊七年诏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
然有逃亡者明年蘇軾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絶云簷
楹飛舞垣墻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耶作奴婢
不知償得此人無東坡之憎疾高麗到處如此若使
東坡見康熙所作三十三站察院則當又如何也
黄山谷次韻穆父贈高麗松扇云銀鈎玉唾明繭紙
松箑輕涼并送似可憐遠度幘溝漊(高麗城名)適堪今時
褦襶子又文人玉立氣高寒三韓持鄴見神山合得
安期不死藥使我蟬蛻塵埃间今未知高麗松扇為

何樣製作

余於高太史棫生坐誦潘庭筠次王秋史寒柳詩坐客皆稱善余因問王秋史誰也馮明齋東健曰此歷城王進士名苹字秋史自號七十二泉主人潘詩所謂七十泉聲亂石巻是也凌纂軒野曰國朝詩人多推秋史嘗有句云亂泉聲裡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又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時人目之為王黃葉云

日下舊聞載東國史畧及麗史列傳高麗世子如元謁帝便殿問讀何書對曰有儒師鄭可臣閔漬者從行宿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経論語帝悅命世子引典

俱入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序理亂之跡風俗之宜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議征交趾召二人同議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漬直學士列傳帝召見世子于紫檀殿可臣從帝使之坐仍命脫笠曰秀才不須編髮宜著巾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尺有五寸內可受酒五斗云摩訶鉢國所進駱駝鳥卵也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及從臣酒命可臣賦之可臣獻詩曰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醞及海東人帝嘉之綴賜御羹

朱昆田按高麗世子即忠宣王璋嘗搆萬卷堂于京師可臣在東國撰千秋金鏡錄漬增修世代錄年節要七卷又撰本國編年綱目四十二卷惜其書不可得見也

余撰姊氏墓誌銘及嫂氏李恭人墓誌銘為托中州
人要覓海內佳筆戶部主事徐大榕湖州人也初不
相識為寄詩曰海外傳經名父子閉門終日在山中
平生遠愧徐陵筆不羨珊瑚作架紅其二〻銘他日
為工書遠寄天涯定不虛野鶩家雞休竊笑不才年
少亦相如其自註曰時因行期已促不能為作小楷
故整澆舍表弟書之底草今存當更寄也寄贈燕岩
足下并槃陽湖暘嶺徐大榕草觀此所草蓋亦佳筆
也二銘錢塘楊廷桂所書楊廷桂即徐大榕表弟也

燕巖集　　外集

熱河日記卷十八

行在雜録 編次當爲第十二扎什倫布下

嗚呼 皇明吾上國也上國之於屬邦其錫賚之物雖微如絲毫若霣自天榮動一域慶流萬歲而其奉溫諭雖數行之札高若雲漢驚若雷霆感若時雨何也上國也何謂上國曰中華也吾 先王列朝之所受命也故其所都燕京曰京師其巡幸之所曰行在我效土物之儀曰職貢其語當宁曰天子其朝廷曰天朝陪臣之在庭曰朝天行人之出我壃場曰天使屬邦之婦人孺子語上國莫不稱天而尊之者四百

年猶一日盖吾 明室之恩不可忘也昔倭奴覆我
疆域我 神宗皇帝提天下之師東援之竭帑銀以
供師旅復我三都還我八路我 祖宗無國而有國
我百姓得免離題卉服之俗恩在肌髓萬世永頼皆
吾上國之恩也今清接 明之舊臣一四海所以加
恵我國者上累葉矣金非土産則蠲之綵馬褭小則
免之米苧紙席之弊世減其数而比年以来凡可以
出勅者必令順付以除迎送之弊今我使之入熱河
也特遣軍機近臣道迎之其在庭也命班于大臣之
列其聽戯得比廷臣而宴賚之又詔永蠲正貢外別
使方物此實曠世盛典而固所未得於 皇明之世

也然而我以惠而不以恩以憂而不以榮者何也非上國也我今稱天子所在之處四行在而録其事然而不謂之上國者何也非中華也我力屈而服彼則大國也大國能以力而屈之非吾所初受命之天子也今其錫賚之寵蠲免之諭在大國不過為卹小柔遠之政則雖代蠲一貢歲免一幣是惠也非吾所謂恩也噫戎狄之性如谿壑不可厭也皮幣之不足而犬馬焉犬馬之不足珠玉焉今乃不然慈諒而款至體恕而委曲不施煩苛無所違拒雖吾事大之誠足以感彼而馴其性然彼其意亦未嘗一日而忘吾也何則彼寄居中國百有餘年未嘗不視中土為逆旅

也未嘗不視吾東爲鄰比也及今四海昇平之日所以陰扭我人者多矣遇之厚欲其市德也結之固欲其弛備也他日帰巢壓境而坐責之以舊君臣之禮饑瘵焉求其周軍旅焉望其助安知今日區區紙席之躅不爲異時犬馬珠玉之需乎故曰可以憂而非榮者此也今皇帝之意未必專出於此而吾東之爲大國所私厚者有年則人心之所晏然而易忽者也吾於是并録其奏單及勅諭以竢夫先天下之憂而憂者

禮部諭大使張（會同四譯館大使張文錦字熯然順天大興人也爲人短小精悍）今奉旨朝鮮所來正副使賚来熱河行禮欽此卽將此

旨傳諭該國使臣將帶往熱河官弁從人開寫姓名
清單即刻送至精饍司明日擬上發往為此特諭八
月初四日起更時
禮部諭大使張奉旨將朝鮮使臣等帶往熱河行禮
已令郎將使臣姓名隨往官役姓名並開寫清單即
行送部等候封報至今尚未送到事闗奉旨何得稽
緩即速開寫清單送部立等並此次派出隨往通官
烏林哺四哥徐宗顯保壽朴寶樹等三員即將此諭傳知
該員等令其明日巳刻帶同朝鮮使臣等往宿林溝
特諭並諭大使張明日卯刻在衙门伺候有面交事
件特諭八月初四日

朝鮮國進賀兼謝恩使前往熱河行在清單正使錦
城尉朴明源副使吏曹判書(權啣)鄭元始書狀官兼掌
令趙尚鎮大通官洪命福趙達東尹甲宗從官周命
新(正使裨將)鄭昌後李瑞龜(副使裨將)趙時學(書狀裨將)從人六十
四名已上共七十四人馬五十五匹
臣曹臣德奏為奏聞事(滿尚書德福漢尚書曹秀先 六部皆置滿漢為尚書侍郎)
所有朝鮮國來使慶賀萬壽節令該使錦城尉朴吏
曹判書鄭及從人等於本月初九日來到熱河臣等
派另照料妥揷外為此奏聞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
九日奏奉旨知道了
臣曹臣德奏為據情代奏恭謝天恩事據朝鮮國使

臣錦城尉朴吏曹判書鄭等呈稱伏以　國王恭遇
皇上七旬萬壽不勝歡忭使職等賫表来賀得赴熱
河行禮已屬榮幸又蒙聖旨令小國陪臣等得附天
朝二品三品大臣之末行禮恩施格外事曠千古謹
當歸啓　國王感戴皇恩所有職等忭舞之忱呈請
禮部大人代為轉奏等情具呈前来為此謹具奏聞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日奏奉旨知道了欽此
禮部謹奏為奏聞事本月十二日臣等遵旨派員會
同理藩院司員等帶領朝鮮使臣正使朴副使鄭書
狀官趙等前詣扎什倫布拜見額爾德尼行禮後令
坐吃茶詢問該國遠近并入貢緣由該使臣答以国

皇上七旬大慶進表稱賀并恭謝天恩額爾德尼闐之甚喜即屬令永遠恭順自然獲福仍給以使臣銅佛藏香氆氌等該使等當即叩謝所有給與使臣銅佛等物件開單呈覽為此謹具奏聞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奏奉旨知道了欽此

使臣見班禪事余俱載之扎什倫布記及見禮部奏聞其稱拜見額爾德尼給與使臣等物件該使臣等即當叩謝云者皆妄也然而奏語事勢不得不爾第據吾所目擊者詳錄之以資山中曝背一粲覽者當有以察之

正使銅佛一尊氆氌十八哈達一介（哈達者猶云幣帛）徑

毡子二藏香二十四把补夾尼一帒不知為何物

副使銅佛一尊氆氌十四哈達一介猩〻毡子一匹

藏香二十把

書狀官銅佛一尊氆氌十哈達一介猩〻毡子一匹

藏香十四把

所謂銅佛高尺餘護身佛也中國例相贈遺遠遊者必持此而朝夕供養成俗年例進貢首以佛一尊為方物今此銅佛乃法王所以為我使祈祝行李之上幣也然而吾東一事涉佛必為終身之累況此所授者乃番僧手使臣既還於京以其幣物盡給譯官諸譯亦視同糞穢若將浼焉售銀九十

兩散之一行馬頭輦而不以此銀沽飲一盃酒潔
則潔矣以他俗視之則未免鄉闇
禮部為公務事所有外撥朝鮮國公文一角相應咨
送兵部轉撥可也
主客司呈為知照事準行在禮部咨稱本部具奏朝
鮮使臣來到熱河一摺又具奏朝鮮使臣恭謝天恩
一摺又具奏班禪額爾德尼俗典使臣物件奏聞一
摺相應抄録各具奏底知照等因前來相應抄録各
原奏并欽奉諭旨移咨上謝事件處稽察房禮科淅
江并知照
禮部謹奏為禮儀事恭照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

日皇上七旬萬壽聖節行慶賀禮是日鑾儀衛預陳
皇上法駕鹵簿於淡泊敬誠殿庭設中和韶樂於淡
泊敬誠殿簷下兩旁設丹陛大樂於二宮门內兩旁
亭內俱北向扈從之和碩親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
及蒙古王公土爾扈特等俱蟒袍補服至淡泊敬誠
殿前按翼排立文武大臣暨朝鮮國正使土司等在
二宮门外各照品級按翼排立三品以下各官暨朝
鮮副使番子頭人等在避暑山莊门外各照品級按
翼排立禮部堂官奏請皇上御龍袍袞服陞淡泊敬
誠殿寶座中和韶樂作奏乾平之章皇上陞座樂止
鑾儀衛官贊鳴鞭階下三鳴鞭贊官排班丹陛大樂

樂作慶平之章鴻臚寺官引諸王文武官各排班序
立鳴贊官贊引贊號王以下衆官進號贊叩頭興王
以下衆官行三跪九叩頭鳴贊官贊退王以下衆官
俱復原位立鑾儀衛官鳴鞭階下三鳴鞭禮部
堂官奏禮成中和韶樂作奏太平之章皇上鑾駕還
宮樂止王公以下衆官俱出內監奏請皇上御內殿
陞座妃嬪具龍袍補服於皇上前行六肅三跪三拜
禮〻成皇上起座妃嬪等還宮皇子皇孫皇曾孫等
行禮為此謹俱奏聞
主客司呈為知照事準行在禮部咨稱乾隆四十五
年八月十二日内閣奉上諭朝鮮世守藩封素稱恭

順歲時職貢祗慎可嘉間遇特頒勅諭及資送歸國等事如琉球等國亦俱章陳謝惟　朝鮮國必備具土物附表呈進以藉悃忱向因專使遠來若令賚回徒滋跋涉是以歷次留作正貢以示優卹而該　國恪供職守屆應正貢時仍復備物呈獻往來煩複轉覺多一儀文我君臣推誠孚信中外一體又何必為此繁縟之節耶今歲朕七旬萬壽該　國俱表稱賀業已宣命來使前赴行在隨朝臣一體行禮宴賚其隨表貢物此次即行收受以伸該　國慶祝之誠嗣後除歲時慶節正貢仍聽其照例備進其餘陳謝表章所有隨表貢物概行停止毋庸備進副朕柔惠遠

人以實不以文之至意
臣德 臣曺奏為據情代奏恭謝天恩事據朝鮮國使
臣錦城尉朴吏曺判書鄭等呈稱伏以恭遇皇上萬
壽節屆九域慶溢本國不勝歡忭之祝略效進賀之
忱 禮部添瞻望聖僧獲沾福佑 乃者格外恩賞特沾
小邦至及於陪臣之賤 禮部改加賞 國王陪臣并
從人等緞匹銀兩 榮光所被曠絶前後謹當歸奏
國王 禮部添另行具表陳謝 感戴皇恩呈請禮部大
人代為轉奏等情具呈前來為此謹具奏聞乾隆四
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奏奉旨知道了欽此
筆帖式所持文簿中有此旨下呈文而與原奏大

異蓋禮部轉奏時添改也使臣大駭之令任譯先往禮部朝房詰其由曰何故潛改呈文而不令相知郎中大怒曰你們呈文全沒事實故禮部大人為爾國周旋已稟下爾們不知為德而乃反盛氣来詰何也

六部中禮部最多擧行自天地郊廟山川祠典皇帝起居四海萬國莫不関由余在熱河視禮部擧行之関我國者有以占天下事矣皇帝有特恩於使臣則禮部随即廹令呈文為之轉奏此在使臣義分其叩謝當否自由使臣在大國體統雖外國陪臣私自鳴謝以邀轉奏事當退却以煩屑瀆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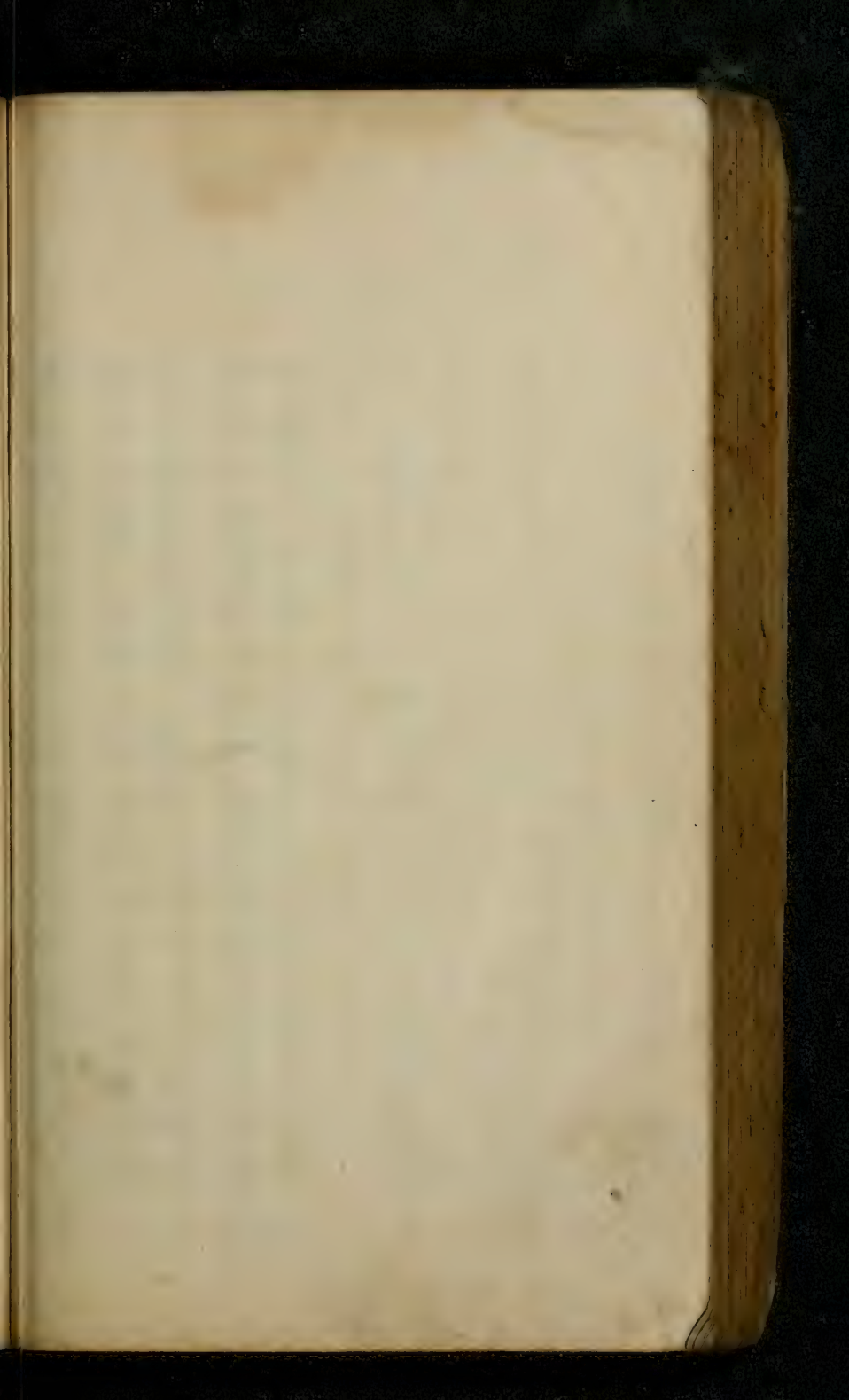
為辭乃今不然惟恐呈文之後時轉奏之不及甚
至於不詢使臣潛改句語不顧大體只要一時悅
豫之資自陷罔上之科而甘取外國之侮禮部如
此諸部可知矣且使臣不日當還則咨文自可受
去而急先轉撥有若委巷小人衒功德色者然大
國事何其淺淺然無足法於天下也又有所深可
憂者禮部之所以奔趨我事非畏我也特畏皇帝
之嚴急也使臣之坐督禮部事無難易惟期速成
此無他自不覺其有恃乎接遇之厚也比年以來
已成規例通官序班無所操縱於其間久已積不
平於我使矣若皇帝一朝不視朝而禮部之假借

承奉少有差池則一序班足以制我使之進退矣又況禮部所以奔趨者本出於悅豫彌縫之事乎為使臣者不可以不察也

凡使事進退專閱禮部使臣之所以督成不過任譯而已任譯不過圖囑通官通官不過圖囑衙門所謂衙門即四譯提督及大使也提督大使之於禮部堂官尊威截嚴非可造次干托也然而使臣之疑怒恒在譯官者蓋由言語莫能自通而只憑彼此譯舌故也使臣既疑其受欺而任譯常怨其難明上下情志否隔不得相通使臣之督責任譯適急則序班通官之操縱適甚進退緩急始在掌

握動輒索賂歲增年加遂成前例今其所被操縱不過回期之整滯文書之差退而已萬一有事且恩而大國之所以慰接使臣者未保其恒如前日則深坐館中者不過外國之陪臣將誰恃乎惟得仰成於序班而凡係禮部者始得沛然而公行其操縱矣為使臣者不可以不慮也

清興百四十餘年我東士大夫夷中國而恥之雖黽俛奉使而其文書之去來事情之虛實一切委之於譯官自渡江入燕京所經二千里之間其州縣之官關阨之將不但未接其面亦不識其名由是而通官公行其索賂則我使甘受其操縱譯官

遑遑然承奉之不暇常若有大機關之隱伏於其
間者此使臣妄尊自便之過也使臣之於任譯太
疑則非情而過信亦不可如有一朝之虞則三使
者其將默然相視而徒仰任譯之口而已哉爲使
者不可以不講

熱河日記卷十九

戲本名目

九如歌頌　光被四表　福祿天長　仙子效靈
海屋添籌　瑞呈花舞　萬喜千祥　山靈應瑞
羅漢渡海　勸農官　簷蔔舒香　獻野瑞　蓮池
獻瑞　壽山拱瑞　八佾舞虞庭　金殿舞仙桃
皇建有極　五方呈仁壽　函谷騎牛　士林歌樂
社　八旬焚義券　以躋公堂　四海安瀾　三皇
獻歲　晉萬年觴　鶴舞呈瑞　復朝再中　華封
三。祝　重譯來朝　盛世崇儒　嘉客逍遙　聖壽

綿長　五岳嘉祥　吉星添耀　繼山控鶴　命仙
童　壽星既醉　樂陶〻　獜鳳呈祥　活潑〻地
蓬壺近海　福祿并臻　保合大和　九旬移翠
巘　黎庶謳歌　童子祥謳　圖書聖則　如環轉
廣寒法曲　協和萬邦　受茲介福　神風四扇
休徵疊舞　會蜛宮　司花呈瑞菓　七曜會
五雲籠　龍閣遙瞻　應月令　寶鑑大光明　武
士三千　漁家歡飲　虹橋現大海　池漢金蓮
法輪悠久　豐年天降　百歲上壽　絳雪占年
西池獻瑞　玉女獻盃　瑤池杳世界　黃雲扶日
欣上壽　朝帝京　待明年　圖王會　文象成

文 太平有象 灶神既醉 萬壽無疆

八月十三日乃皇帝萬壽節前三日後三日皆設戲千官五更赴闕候駕卯正入班聽戲未正罷出戲本皆朝臣獻頌詩賦若詞而演而為戲也另立戲臺於行宮東樓閣皆重簷高可建五丈旗廣可容數萬人設撤之際不相冒礙臺左右木假山高與閣齊而瓊樹瑤林蒙絡其上剪綵為花綴珠為菓每設一本呈戲之人無慮數百皆服錦繡之衣逐本易衣而皆漢官袍帽其設戲之時暫施錦步障於戲臺閣上寂無人聲只有靴響少焉掇帳則已閣中山峙海湧松矯日翥所謂九如歌頌者即是也歌聲皆羽調倍清而

樂律皆高亮如出天上無清濁相濟之音皆笙簫篪笛鍾磬琴瑟之聲而獨無鼓響間以疊鉦頃刻之間山移海轉無一物參差無一事顛倒自黃帝堯舜莫不像其衣冠隨題演之王陽明曰韶是舜一本戲武是武王一本戲則桀紂幽厲亦當有一本戲今之所演乃夷狄一本戲耶既無季札之知則未可遽論其德政而大抵樂律高孤亢極上不下交矣歌清而激下無所隱矣中原先生之樂吾知已矣夫